

廉州方言的疾病、医疗词汇

◎刘显钊 刘现业

廉州方言涉及疾病、医疗的词语主要包括一般用语、内科和外科。一般用语包括病情、诊断、药方、打针、理疗、症状等方面的词。内科词涉及寒热感冒及症状和上火、咳嗽、炎症、胃病、疼痛、恶心、流行病、治疗方法等。外科词涉及受伤的方式、受伤的部位、受伤的表现、常见外科疾病名称等。

一般用语中，廉州方言口语至今仍将住院称为留医，保留旧称，住院是书面语。说廉州方言的老人认为普通话的“看医生”于逻辑上不通，他们在说廉州方言时，坚决要表达为“给医生看”。难受在廉州方言中称为“难抵”，号脉被称为“抓脉”。比较正式的表述“切脉”在廉州方言中也有使用，但类似普通话“切脉”的“切”和“切菜”的“切”要在声调上区分那样，说廉州方言的人群在读“切脉”时，“切”要读同“齐”，避免被人误会为割腕。廉州方言将中医称为唐医，中药称为唐药。过往学界有观点认为这是海外汉语方言的用法，要将其与西医、西药相区别，而海外华侨华人惯以“唐”为号（如唐人街），因此有这类命名。可廉州方言是国内汉语方言，这两个词在廉州方言中的存在就说明该观点值得商榷，或许这是唐代岭南医药文化史的体现？处方在廉州方言中称为“单”。生病吃药是不好的事情，老派廉州方言采用委婉说法，将中药汤称为“茶”，喝药因此变成“吃茶”。“药丸”被廉州方言称为“丸子”，而鱼丸、肉丸等食物不能称为“丸子”，且“丸”在食物中的读音要读同“圆”，显然是为了避讳。廉州方言口语“疼”“痛”不分，“疼”训读为“痛”。书面语“疼”“痛”连读时，“疼”读同“冻”。艾灸被廉州方言称为“烧艾火”，刮痧被称为“刨痧”，拔火罐被称为“角”。而“推拿”的“拿”常被本地人误读为“揸”，其实应该读同“捺”。另外，廉州方言将体温计称为探温针、宝塔糖称为番塔饼、打点滴称为吊针、传染称

为惹、长胖称为生肉、消瘦称为消条。

内科用语中，廉州方言表示内科疾病发作的词，皮肤上看不出来的用“发”，如发热、发冷、发炎、发瘟（瘟病）；皮肤上有症状的用“出”，如出痘（水痘）、出麻（麻疹）。“发烧”是书面语，廉州方言口语习惯表达为“发热”。“感冒”一词是新派廉州方言的用法，出现时间约为20世纪70年代，老派廉州方言表达为“缩到汗”，意近普通话“着凉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“到”在这里要读上声，与其常用读音声调不同。廉州方言将上火称为“热”，但“热”在廉州方言中涵盖的范围远比上火要广，很多身体不适的症状（如肚子痛）都会被归结于“热气”引起的。浮肿在廉州方言中就是称为“浮肿”，但“浮”在该词中要读mou，与其常用读音fou不同。老派廉州方言将肺病称为“内病”，这与古汉语将身体内部器官病变统称称为“内疾”的用法类似。廉州方言将腹泻称为“屙肚”，可以简称为“屙”。在廉州方言中，“屙”一般是作为“屙肚”的简称，如果只是正常的大便次数变多，不能简单表达为“屙诶几次”，而要清楚地表述为“屙诶几次屎”。廉州方言口语就是将消化不良称为“滞”，只不过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太懂这个读音对应的字了。哮喘在廉州方言口语中，大部分人称为“抽虾”或“虾抽”，也有个别人称为“搔虾”。书面语“哮喘”的“哮”在廉州方言中要读阴平（即读同“敲”），不能读阳平（即读同“孝”），因为阳平的读法与“蛟”（对应普通话xiáo的义项）同音，意味不好。廉州方言将恶心称为“心翻”，昏迷称为“失迷”，眩晕称为“发眼暗”，霍乱称为“霍乱症”。廉州方言不用“疯”而用“废”指代头脑不正常，“癫”也有使用，语义较“废”更重。“癫痫”的“痫”在廉州方言中读同“简”，这个读音不符合宋代《广韵》的语音规律（尸闻切），却符合明代《洪武正韵》的语音规律（居颜切），或许说明合浦医学界是在明代才形成对“癫痫”这一疾病的



岁月如歌 黄祖松 摄

认识。“疳积”被廉州方言称为“生疳”，也有人称为“生马骟疳”。“气喘”“气紧”在廉州方言中所指不同，“气喘”的程度要比“气紧”严重。外科用语中，皮肤类的疾病，廉州方言一般用“生”，如生疮、生癣。廉州方言将皮肤破损称为“穿”。因此，成语“望眼欲穿”容易被本地人解读为因用眼过度导致眼部皮肤受损。视物模糊被廉州方言称为“眼曠”。廉州方言把粉刺称为“米疮”，而口腔溃疡也被视为生疮的一种，但冻疮不被视为疮，称为“生萝卜头”，秃疮则被称为“鸡屎堆”。廉州方言把腮腺炎称为“猪汗腮”，白癜风称为“白面风”，麦粒肿称为“生眼挑针”，中耳炎称为“耳鬼疮”，雀斑称为“麻响屎”（麻雀屎）。疝气被廉州方言戏称

为“大卵脬”。带状疱疹若未过腰称为“生散蛇”，若过腰称为“生过腰蛇”。廉州方言把背痛称为“搭手疮”，脚气称为“香港脚”，荨麻疹称为“风卜”。“栽种”一义，廉州方言口语不使用“种”而用“栽”。因此，种植牙一般被说廉州方言的人称为“栽牙齿”，只有少数人说“种牙齿”。但廉州方言就是把种痘称为“种痘”，不会称为“栽痘”。烫伤的表述在廉州方言中存在内部差异：合浦县城居民称为“浸到”，石康镇居民称为“烫到”。



灌溉春天 徐绍荣 摄

北海诗录

五月赞歌

◎冯 枝

五月的风，蘸着稻浪的绿，
在钢铁的骨骼上书写诗行。
炉火将夜色烧成黎明的琥珀，
流水线上，星辰被缝进布匹的经纬。
汗水滴落的地方，春芽破土，
每一双手，都是山河的拓荒者。

稻田里弯腰的背影，是大地最深的年轮，
焊枪下飞溅的火花，点亮城市的星座。
实验室的显微镜，凝视着未来的密码，
讲台上的粉笔灰，飘成雪，落在智慧的枝头。
从深海勘探者的氧气瓶，到太空舱外的国旗，
你们以肉身丈量宇宙，用平凡铸就史诗。

没有镌刻姓名的勋章，在机器的轰鸣中诞生，
早班地铁摇晃的困倦，路灯下拉长的影子，
快递单上的墨迹，环卫带下的街道，
所有沉默的奔赴，都是时代的韵脚。
当历史翻页，那些被省略的标点，
终将汇成江河，在纪念碑的底座下奔涌。

劳动是种子，埋进冻土也能发芽，
在流水与齿轮的缝隙里，等待着整个夏天。
五月，请收下这粗糙的诗句——
它是钢花的碎屑，是稻穗的颤音，
是无数双手托起的，永不坠落的太阳。

当科技进步取代了部分汗水，
当机械臂延伸了人类的掌纹，
愿劳动的灵魂依然滚烫，
创造者伟大，耕耘者不朽，
而五月的歌声，永远属于
那些将生命献给泥土、星辰与未知的人。

百味

烤白蛤

◎邹凯丽

北海人隔三差五就吃海鲜，频率几乎赶得上北方人天天吃包子馒头。“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”在北海，海鲜可是人们日常生活里的主角之一，不说什么鲍鱼龙虾，单是平常老百姓餐桌必备的咸鱼干、杂鱼、各种螺贝的吃法就五花八门。

每次回家一有空，我就喜欢看看微信里的供销群、团购群。看到大家接龙订本地的新鲜蔬菜、水果、土鸡、老鸭、海鲜……便忍不住凑份。同一个小区订的人数或数量够多就有免费送货上门服务。有时候节日懒得出门或是天气不好，订的数量就更多。最夸张的一次是一个阿妹家里耙了两大蛇皮袋白蛤，刚发出视频和价格就被争抢着订完了，有些人接龙迟了都抢不到。

白蛤学名为四角蛤蜊，是海边常见的经济贝类之一，它的贝壳坚且厚，有白色、黄褐色、淡紫色等，呈扇形，有些底部带一圈黑色，但内面都是白色的。白蛤肉质紧实、口感嫩滑又鲜甜、营养丰富，在市场上很受欢迎，市场周围的路边也常常有人耙了摆摊，卖得会比市场便宜

一些。

我买的这一批是中小个的，每袋10元，我订了两袋，后来还想加，可惜没有了。阿妹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打包好的白蛤送到了我们小区门口。我拿到一看，两袋还挺多的，煮汤煮粥肯定吃不完，正考虑要不要留一些养着第二天吃，就看到妹妹发信息说她家有生蚝，邀请我去她家吃烧烤。于是，我留了半袋白蛤在家里煮汤，其他的都拿去妹妹家烧烤。

妹妹准备了一件生蚝，还有玉米、二层肉、韭菜、空心菜等菜品。我们先烤的是白蛤。我抓了两把白蛤，摆在烤架上，炭火很足，很快，一只只白蛤就笑开了嘴，我夹起一个，热气腾腾，鲜味四溢，比以往蒸的煮的炒的煎的还好吃，大家开玩笑说，原来白蛤的正确打开方式竟是烧烤！于是大家一起动手，把所有白蛤都摆在了烤网上。

大家围着烤网，看到哪个白蛤开口就夹哪个。此时，妹夫拿了一瓶酱油过来，“要酱油的举手。”孩子们都说：“我要我要”。我也蘸了点

酱油，甜中带着咸香，更好吃了。“没空帮你们夹了，自己照顾自己哦！”妹妹笑着说。抬头一看，个个面前的螺壳都已堆成了白色小山，一群人狼吞虎咽，恨不能用最短的时间把美味统统秒进胃里。

不一会儿，烤网上的白蛤都被大家卷入腹中。“要不我再去市场买点回来烤？”妹夫舔着手上的白蛤汁说。“还是先把玉米、二层肉和蔬菜消灭再说吧！”我说。然而，当我们烤好玉米时，妹夫已经晃着两个滴水的袋子回来了。“今天我们有福咯，实现了烤螺自由！”妹妹说。

我们夹的速度渐渐地跟不上白蛤张开壳的速度，肚子也慢慢鼓了起来。看着露出的鲜嫩白蛤肉，我们决定换换口味，又把辣椒酱和蒜蓉加了进去。“烤白蛤太好吃了啦！”孩子们吃的开心，白蛤汁搞得满脸满手都是也不在意，边吃边说“下次吃烧烤，还吃烤白蛤好不好？”我和妹妹愉快地答应了。

好的，下次还烤白蛤。下一次，邀上亲戚朋友，老老少少，热热闹闹地烤更多的白蛤！



渔港夜色 吴杰 摄

百姓生活

我第一次扮靓是在八岁那年。

我把妹的一件白长袖衫的袖口剪成了条条，衫尾也剪了几个开衩。自己的一条白裤的裤脚也剪成了条条。那时我看小人书《白毛女》里面的喜儿一身白衣，袖口和裤脚都有一牙牙的布条飘飘，踏着脚尖跳舞的模样特别漂亮，便照样剪了，穿着在房间里学喜儿的造型。妹死命地哭，要我赔她衣服，母亲也弓着五指敲在我头上，气恼地骂“花沙妹”！

不怪母亲生气。那时布票有限钱也少，妹的白衫和我的白裤都是母亲用旧蚊帐顶做的。

“花沙”这词是地方语，是贬义的，就是花里胡哨不正经的意思。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，母亲却骂我花沙，认为我不正经。

村里常有剧团来唱戏，我盯着演员的妆容，感觉他们真漂亮。回来就偷偷拿了母亲涂疮疤的红药水照着镜子涂红了脸腮和嘴唇。有一次红药水把上衣洇红了点点片片，小伙伴找我玩，见状以为我受伤流血，吓得大叫妈。母亲又用五指敲我脑袋，骂花沙。

读初中时，数学老师是个女的，头发卷卷，像外国人，我偷偷用筷子在火上烘热，在刘海和发尾卷了几个波浪，又被母亲骂花沙。

我对扮靓的兴趣转到美容护肤上是在参加工作后。我从小底子不好，母亲说我出生时像只小猫，皱巴瘦弱，肤色总是黯黄。十八岁在珠场上班，经常出海晒，脸庞更是粗黑。同学阿艳捏我的脸说我五官还是挺不错的，白一点就漂亮了，给我介绍她用的护肤品。她的肤色白里透红，嫩嫩的让我很是羡慕。于是，领了头一个月工资，我就托去合浦开会的队长买了银耳珍珠霜——这是我买的第一瓶护肤品。从此一发不可收。

不记得用了多少种护肤品后，我又解锁了深层护肤。阿艳经常去美容院蒸面按摩，我认为自己在家操作也可以，还省钱。水烧开了把脸埋进锅，让氤氲的热气熏蒸头脸；按摩膏放在床头，早上醒了就躺床上按摩面部；平日里我还常用蛋清敷面、青瓜敷面、柠檬蜂蜜敷面……然而，一同操作后，脸上却长出了斑。

当我无意中看到脸颊上有了淡淡的褐色的印时，我惊慌失措。这张脸，我竭尽所能呵护保养，竟弄巧成拙了？阿艳又给我介绍了美容口服液，说能祛斑，能美白。可我吃了十多盒看不到一丝效果。当时我心情糟透了，偏巧丈夫的朋友来家玩时还问我四十几了？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震碎了我所有的自信和良好的感觉，才三十八的我竟有那么老相？

我正颓丧时，恰巧儿子玩耍又不小心打烂了我前两天才买的“玉兰油”，顷刻间我暴跳如雷，冲儿子咆哮。丈夫笑嘻嘻把一面镜子举到我面前说：“你看看你这副尊容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”看我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丈夫还是不恼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你发脾气时面色可难看了。”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镜子，吓了一跳，愤怒中的我五官扭曲，面目狰狞，肤如猪肝！

“听我一句，改改自己易怒易恼的毛病，比你擦十瓶玉兰油强百倍。”丈夫仍笑嘻嘻地说道。

丈夫的话其实不无道理。清代名医张培仁在《妙香堂丛话》中说：人常和悦，则心气充而五脏安。心情好了，体内能分泌有益的激素，酶类和乙酰胆碱，这些物质能把身体调节到最佳状态，利于健康还能让面容姣好。而生气时血液含氧量少毒素多，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从而会在脸上形成色斑。我性格急躁易怒，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会生气发火，斑想必就是这样形成的了。

前两天在街上遇见以前的邻居黄竹，他的样貌让我惊诧不已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他竟还是以前年轻的样子，一点不像五十多岁的老男人！他性格和善，见人总是笑着的。他老婆骂他，他也是憨憨地笑，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。他放楼梯口的单车常被几个小孩调皮推倒，他看到也只是摇头笑笑，笑中有无奈但没有气恼。

心态好的人显年轻。我信了。

看过一档电视节目，里面那个六十岁大姐身材挺拔，笑容灿烂，皮肤光洁润泽，看起来只有四十出头。她说女人想扮靓，不需要买昂贵的护肤品，“相由心生”，好心情才是最好的扮靓。她的话让我幡然醒悟，让我对扮靓有了新的认知。

相由心生，是指人的外在相貌受内在心地或心境影响，心态不同面相也不同，性格粗暴的人一副凶相，心胸狭隘的人给人一种刻薄相，愁眉苦脸的人给人一种未老先衰的样子，而善良阳光的人面相柔和，眼神清澈，容光焕发，特显年轻。

上个月，阿艳来合浦看病，多年不见，她的模样已大变，过度节食让她骨瘦如柴，厚厚的脂肪擦在没有血色的脸上有点骇人。因为和儿媳关系不好，经常愁眉不展让她眉心的“川”字定格很深。她惊讶我面上的斑怎么不见了，气色也好了，倒比以前年轻了？问我用哪种护肤品。

我说，现在我不再热衷买护肤品了，只用点甘油润肤。化妆品固然有其用途，但真正的扮靓是要有一个好心情以及适当的运动。遇到烦恼我先丢一边，用看书练琴唱歌以转移，想发火时深呼，尽量制怒。我也劝阿艳别想太多，放宽心，尽量嘴角上扬露笑容，舒展眉宇。嘱咐她好好吃饭，身体好，心情好，自然容光焕发。

外貌的修饰只能给人短暂的美感，只有注重心态调整，保持乐观积极善良，从心底透出来的优雅从容才是真正的美，永恒的美，才是真正的扮靓。

扮靓
◎吕丽萍